

回放退休这一年

◎季永健

退休是人生一个重要时点,是一个从忙碌到闲适、从上班工作到个人自主支配时间的生活转变过程。退休不仅是职业生涯的结束,更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3月,我退休生活满一年了,用南通话来说,是“满期”了。退休回家第一年中的许多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中回放。

这一年的退休生活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南通中心血站为我举行的“光荣退休仪式”。去年的6月2日,我和13位60周岁、坚持参加无偿献血的热心市民应邀来到南通中心血站,参加“热血奉献映初心,光荣‘退役’忆峥嵘——60周岁集体献血生日会”,这次仪式弥补了我正式退休时没能戴上大红花的遗憾。后来,我还在《江海晚报》上发表了《无偿献血密码》一文,介绍自己连续24年参加60次无偿献血的情况,许多亲朋好友来电或留言和我进行交流,称赞、鼓励和点赞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江海晚报》原总编宋捷老师关于写作的辅导让我记忆犹新,读书日,他又赠送我他新出的书籍《愉悦而养》《百年激荡——世纪风云中的南通人》等,并在书籍上签名。这对有着多年写作兴趣和爱好的我来说是鼓励和鞭策,也促使我萌发了采访、撰写100位普通市民经历的想法。于是这一年,我写了18位普通市民,稿件刊登在《南通日报》《江海晚报》上,他们在平凡的生活、学习中做出不平凡的事情;以一个个感人鲜活的故事,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采访、撰写百位普通市民被纳入我退休后首个五年计划。

崇川经济开发区明星社区惠泽苑小区1200平方米新车棚启用的第一天,我和另外7位市民巡访团巡访员见证了这一事件,也见证了居民的快乐。晚上,我又一次来到车棚,看到许多居民像逛新城一样在新车棚内看看这、看看那,赞扬这是为居民们办了一件实事、好事,惠泽苑小区23幢、24幢楼数百位居民几年的梦想成为现实。回想起几个月来我和巡访团八组巡访员将23幢楼、24幢楼作为小组巡访主题,撰写12页的巡访报告、走访市应急管理局等、与社区主要负责人一道奔走呼吁……车棚的建成使用成为我退休第一年中最为开心的事情之一。

2024年,南通市民巡访团成立20年,我参加了庆祝活动的部分筹备工作,撰写了《20年,在市民巡访团大家庭里的点点滴滴》一文,被收录在征文书籍中;多年来拍摄的160张反映市民巡访团历程的图片参与了“与文明同行——南通市市民巡访团20年图片展”;撰写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文,深切怀念去世三周年的市民巡访团常务副团长王丽娇……

退休生活的这一年,值得回顾的还有许多许多。一年过得真的很快,我会逐步规划、调整和实践退休生活。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以积极的心态拥抱每一天,享受退休带来的自由、充实与美好,这也是我退休生活最大的意义和体会。



迎春

◎子穆

“地震”

◎陈根生

想不到我的一封信竟然引起家里一场“七级地震”。家里另外几口人全成了“反对党”。院子里更是炸了锅,左邻右舍,鸡嘴叫、鸭嘴吵,一致声讨我这个有皇粮不吃的不懂事的“畜生”!这个大妈说,腿打断了也不让他回来!那个大爷说,关他三天,叫他喝西北风,他就晓得天高地厚了。

这是1953年11月,我初中毕业考取扬州的江苏财校,读了两三个月,魔鬼上了身似的,专业课《会计核算原理》什么的横竖学不进,夜里睡不好,白天上课没精打采,这时正巧又有一个姓孙的同学与我同病相怜,两个人鬼捣鬼捣相互一撺掇,萌发了退学回家的想法。

家信发出去后第三天黄昏,我们几个人吃完晚饭嘻嘻哈哈出校散步,突然发现校门口站着一个手挽布包的瘦小身影,坏了!母亲来了!

我家属于摆摊糊口的城市贫民。一般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可父亲被日本鬼子吓成精神病,主外主内都由我母亲一肩挑。摆摊一天挣一天饭钱,母亲外出,家里拿什么填饱肚子?

母亲出身农家,新中国成立后进过扫盲班。母亲聪明能干又吃苦耐劳,从汽车站下来一路问到三元桥,一双放大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满脸泪水地拉住母

亲的手。

秋风飒飒,顿时把我的骨头都吹凉了。当晚,学校旁一家叫“三元桥”的小旅店里,昏黄的灯光摇曳着照着我一脸泪水地沐浴在母亲的和风细雨中。“你回来,家里也不过多你一张嘴,我不过是吃饭多摆双筷子。可你年轻不懂事,你这是捧上了国家的饭碗自己随便丢了,再去寻饭碗多不容易啊,娘是舍不得你吃多少冤枉苦啊!”“当然大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但伢儿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你自己的理。荠菜看见牡丹开花,不也想露个脸儿。”左右为难的母亲含着眼泪把我的头搂在怀里,她带来的我最喜欢吃的荞麦饼全喂了我这条不听话的“狗”。

“人家是考不上,你倒好,考上了自己退出来。财校哪里对不起你?吃饭不要钱,两年半后拿工资。”财校权树威主任气呼呼地签字后,把一张退学证书放到我手上,眼睛盯着我,“看你细筋细骨的,回去能干什么活?”

是的,我能干什么?实际上,我小小年纪做了回大骗子!按当时的政策,普通中学高中毕业才能考大学,而中专生是没有资格考大学的。我为了大学梦,只有编造理由退学,来年重新考高中。

我永远感谢母亲的大恩大德,她的宽厚和包容使我在胡作非为之后还能有一个温暖宽松的环境复习功课。小说我照看,二胡我照拉,但

也就在这半年里,我的灵魂深处真正爆发了一场“七级地震”。我突然长大了、懂事了,我一把细骨头把家里烧饭、洗涮、拎井水……全包了,而且痛下决心用一生一世来救赎退学这步棋。来年,我考进江苏省如皋中学高中,伴随着助学金、食宿全免等一系列好政策,我高中、大学、工作一路顺风顺水。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母亲85岁时,我陪她聊天,聊到1953年家里这场“地震”,她一脸惊讶地望着我:“有什么‘地震’?我怎么不记得了?我怎么还一个人到了你们学校去了?”老人家把儿子的糗事全忘了,但是我怎么能忘记呢?当年家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假如我不退学,两年后就吃皇粮了,家里有人拿工资,生活就不会过于困难,母亲也能少吃很多苦,全家人会跟着提前不在饥饿线上挣扎。我没有承担起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和担当,有愧于这个清贫之家。

还有祖父,对于我的退学,他是极其失望的,认为是家门的不幸,他不再喊我做这做那了,我看他一个人坐在床边一声又一声叹气。虽然从未有人说我引发了祖父的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扪心自责,祖父辞世时为什么没有一个好心情?

大学梦并不错,错就错在无视家里实际困难,任由自己跟着感觉走。人生啊,没有草稿,街上也没有后悔药卖,我14岁时自私任性做的一件混蛋事,定格成我一生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求学记

◎黄建康

我今年八十有七,别说我有多大学问,可我确实上过八所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四所,新中国成立后四所。

我六岁去家附近的赵家学堂接受启蒙,那是1944年,局势很乱,日本飞机时不时在头顶飞,不说学习质量,正常上课都成问题,半年后只得关门。之后去了袁家学堂,因路途远、年纪小,我几个月后转去了施家学堂。施家学堂因故关门后,我又去了石家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家父去崇明岛营生,我跟了过去,进了一所正规小学,

不久,闹灾荒,只好返回启东。恰逢圩角小学招五年级新生,家父叫我去试试,考取了。当时,学校就我和另一个同学寄宿,两人都是穷孩子,冬天家里只能提供一条薄被。老师就抱来好多稻草做床垫,又让我们一起睡,抱团取暖。来年,本乡新港镇办了小学,我就转回去,读六年级。

那时,全启东只有汇龙镇的一所初中,距家二三十里,我报考了。考试那天,下着大雨、打着响雷,待我赤足赶到,上午作文已经考过。听监考老师说不好补考,我哭了起来。这时,在南通工作的二叔来信说南通

会计学校招新生。没有路费,我决心跑过去。那时全是高低不平的泥路,我第一天只跑到海门镇,在一家客栈门口睡了一晚,第二天太阳落山时赶到了二叔宿舍。二叔除承担我的学费外,还留我吃饭、给我衣服穿,虽都是旧衣,但总比没有好。两年后,二叔结婚,宿舍住不下了。好在我也结业了,就回了启东。正赶上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我顺理成章成为一名会计。后来数十载,我更换过许多工作,可是在工作之余,我始终不忘学习,因为儿时的求学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便现在,我仍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坚持读书看报。